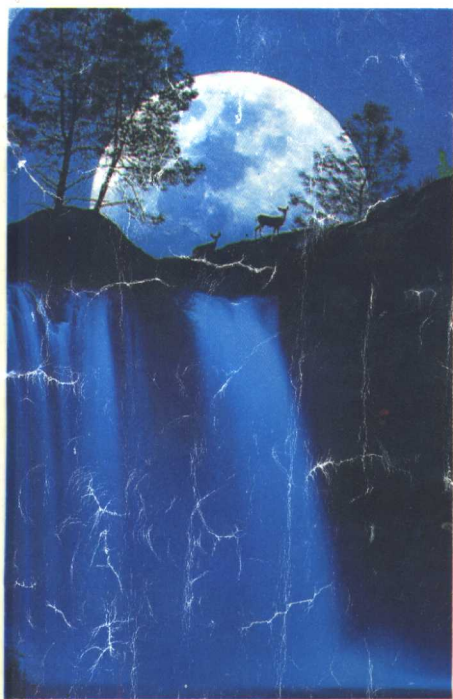


严沁 ● 经典名著系列

天若有情



让您倾倒迷醉的浪漫小说



I 24.7
36

天若有情

「香港」严沁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2 号

天若有情

严沁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)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8.5 印张 175 千字

1993 年 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6000

ISBN7—5418—0688—9/I·218

定价: 5.50 元

(该套图书凡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寄给承印厂调换)

1

大寒流的清晨

第一班北上的火车缓缓进站，车还未停妥，一个年青的男孩子已从车门中跳了下来，他穿着陆军军官校的学生制服，背着一个小旅行袋，踏着急不及待的步子冲出了闸口，直奔向计程车处。

他看来英俊而挺拔，两眼虎虎生威，绝不因一夜火车的颠簸而略有疲倦，他还显得兴奋和——压抑不住的骄傲感。跳上计程车，他立刻说了一个地址，司机发动了引擎，在鱼肚白尚未退尽的天色下直驶目的地！

他，傅天威急躁的坐在后面，他知道司机已用最快速度在前进，他知道已催无可催，他只能不安的轻捶椅背，又莫名其妙的看表，再看表，计程车只不过驶了十分钟，他起码看了二十次手表。

终于到了，他付了钱跳下车，站在那熟悉，亲切又——百感交集的红门前，这就是他离开了一年的家，这就是他又恨又爱的地方，他——一年了，终于还是回来！

一年前离开家去凤山陆军军官校报到时，他发过誓，如果他不能改变以往的生活习惯，如果他不能断绝以前那批朋友，如果他不能使自己走上正道的

话，他一定不回来。如今——当然他已走上正道，断绝了那批朋友，改变了所有不良的习惯和生活方式，他回来了，这不是最好的证明吗？他回来了！

他用钥匙打开了红门，脸上闪过一抹复杂得令自己也难以明白的表情。这次回来是那般不易，也是那样光荣的，换了任何一个另外的人或者并不稀奇，但他——他曾经是那样败坏，那样堕落的一个男孩，他曾经经历过那样荒唐的一段日子，却能得到这次学校里唯一的一个特别假，那不但令所有认识他的人惊讶，他自己也颇自傲。他得到了内务第一，学科第一，出操第一的三项荣誉，更加上一年来的全勤，才能得到这特别假的，对他来说这简直太不容易了，犹如脱胎换骨的改变，不是全靠自己的毅力吗？

毅力——他咬咬唇，眉宇之间跳动着无比的坚毅，他是做到了，虽然过程痛苦——那一种改变不经历痛苦呢？毕竟做到了，痛苦也是值得！

他从楼梯走上二楼，走上三楼，愈近家门就愈紧张，父母和妹妹全不知道他回来，他没有通知任何人，他想把自己骄人的成绩和惊人的改变亲自呈现在亲人的面前，他愿他们分享他的骄傲和喜悦——

走上四楼，站在家门外，他竟有着不受控制的颤抖。现在才清晨七点钟，父母大概都没起来，妹妹天智大概正在房里做健身操，然后出来梳洗；早餐和上学——推开门，一阵异样的气氛从门缝里透出来，天威呆怔一下，那气氛是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，那么亲切又那么遥远，那似乎是——是——

推开大门迈进去，只看一眼，一阵巨大如排山

倒海，能毁灭世界的悲愤、痛楚在心中膨胀，屋中的情形绝非他所想像，以为未曾起身的父母——大概彻夜未睡吧？他们身体疲乏，精神却旺盛的围坐台前，六个人正聚精会神的对着手中的扑克牌，对着台上的钞票。烟味、酒味和混浊的隔宿气息中令人欲呕，他在门外感觉到那气氛的难受，这令人倾家荡产，万劫不复的赌博！

天威铁青着脸站在那边好久，好久，脸上扭曲的肌肉都已僵硬，台前的赌徒都没看见他，谁会看他呢？他只不过一个归家的儿子，而那赌——是那么刺激，谁会看他呢？谁会注意他呢？

悲愤和心灵的痛楚使他的眼睛发红，他原是个刚烈、极端的男孩，他的爱与恨，好与坏之间没有妥协。他咬着唇，回家的满腔兴奋被那他所不能忍受的场面破坏，他吸一口气，突然用力扔下手中的旅行袋，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似乎是旅行袋中的玻璃瓶碎了，这突来的声音惊吓了每一个赌兴正浓的人，他们意外的或转头，或起身——这个年轻的军校学生是谁？他怎么进来的？他——

“天威？！”母亲皱皱眉，认出了是儿子。“是你？天威——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”

“天威？！”父亲睁大了眼睛，充满红丝的眼中满是不悦。“回来就发脾气，你这是算什么？”

母亲用手肘推父亲一下，她是精明的，她早已看出天威脸色不好，也知道为什么，只是——她迅速看一眼台前的人，就离台走向天威。

“天威，坐夜车回来的，是吗？”她装做若无其事的微笑。那微笑在她过份精明、世故的脸上并不显得亲切。“先去洗把脸，我替你弄早餐——”

“滚！让他们滚！”天威哑着嗓子，铁青着脸的指着赌台边的人，他愤怒得手都在发抖。

“天威——”母亲的微笑消失了。“你怎么了？客人全是我们的朋友，你不能没礼貌！”

“滚！”他根本不理母亲说什么。“滚！我不要看见这班——堕落的東西！”

“混帐！”父亲傅人杰拍台而起。“这里那轮到你说话？老子的朋友也管？看不顺眼你滚，我不要你这反骨的东西，你快滚，滚得越远越好，老子不要看见你！”

“人杰！”母亲田素文喝止丈夫。“你输疯了？少说一句行不行？天威——”

“天威用力跺一跺脚，转身疾冲而出，一口气奔下四楼，倚在红门外的灰墙上直喘气。这就是他兴奋了整整一星期回来的结果，这就是他满心以为已经像他一样改变了的家，这就是母亲封封信催他回来一看的地方，他回来了，他看见了，他——似乎从美丽的云端掉到坏恶的地狱里，冰冷、失望和愤怒。原来家中的一切依然故我，原来父母亲依然沉迷在赌台上，原来——母亲骗了他！”

他胸膛起伏得好厉害，他必须大口大口的透气才能发 脸上淤结的怒火。他英俊如雕刻过的脸上 一片赫人的青白，他那虎虎生威的 眼中一股凌厉如刀锋的光芒，他的心中一如废墟，他努力了整整一年，他以为一切都能得到美好的改变，但——似乎白费了！

父亲人杰依然和他水火不相容，和他有深仇大恨似的，一见他就发怒，就骂人，为什么呢？别人的父子融洽又了解，互相扶持着走人生的道路，他

的父亲却似乎永远逼着他走绝路，走歪路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母亲——唉！怎么说呢？太精明的人就欠缺忠厚吧！天威实在不想批评自己的母亲，但——即使儿子也不能在母亲脸上找到真诚，母亲重视和相信的只有一样——钞票，无论用什么方法得来的钞票都能令她开心和满足，其他的全不在她心里——怎样的悲剧呢？

天威再深深吸一口气，站直了预备离开，滚就滚吧！大不了永远不回来，什么都看不见或者是幸运，这样的家，这样的父母，除非是白痴或麻木的人才不会觉得羞耻、痛心和矛盾。迈出一步，他突然停了下来，该看见天智的，她不会这么早上学，刚才闹得这么凶，难道她完全听不见？下意识的回头望望，他心灵一阵剧烈跳动，天智——他唯一的妹妹正倚在红门上，了解却沉默的望往他。

“天智——”他走向她。她比他只小一岁，在政大念外交系二年级，但比他冷静和成熟得多。

天智摇摇头，眼中是悲哀和无奈——无奈？为什么？她是个漂亮的女孩子，十分漂亮而且清秀，一件普通呢外套，一条普通长裤，在她身上就显得出色——或者，是她本身有着使一切变得美好的气质吧！

“回台北怎么不先通知一声？”天智问。

“通知做什么？让他们安排一个假场面给我看？”天威又激动起来。“我以为一切真的都改变了，我以为妈妈信上写的全是真的，我以为——我是天下最蠢的傻蛋！”

“哥哥，先——不谈他们，好吗？”天智似有难

言之隐。“我们整整有一年零三个月没见面了！”

天威一窒，激动的情绪渐渐平复，兄妹间手足的温馨感情在胸臆间激荡，眼中的光芒也温柔了。

“你为什么不写信给我？”他盯着漂亮又懂事的妹妹。“你不是生气我进军校吧？”

“生气？怎么会呢？”她斯文的笑着。“军校有什么不好？只要是正路，任何一条都引领我们走向光明的前途！”

“那为什么一封信都没有？”他皱眉。他发现天智的神色很特别。

“我不知道该写什么！”天智吐一口气，老老实实的回答。“我不愿写妈妈说的那一套，也不愿意告诉你——真实的情形，我知道你在那边很努力，不想影响你！”

天威沉默一阵，痛苦的摇头。

“我满怀希望，但——失望几乎打垮我。”他慢慢说：“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！”

“其实——他们也有苦衷！”天智终于说，很费力，很困难似的。

“苦衷？！”他完全不明白，依然沉迷于不正当赌博中会有苦衷？难道还有人逼他们？

“我——哎！”天智不安的移动一下。“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，但你知道吗？爸爸欠了一大笔债！”

“欠谁一大笔债？多少？”天威呆了。“怎么欠下的？”

“我也——不很清楚，”天智是不肯直说。“反正就是欠了，大概两百万左右，他们——迫不得已！”

天威脸色红一阵，白一阵又青一阵，不知是愤怒或是意外，然后，他压低了声音问：

“他们——他们还——做手脚?”天威阴沉的。
“那批人完全不怀疑?”

“怀疑也不会一来再来了,”天智叹一口气。“妈妈出手——她说是十拿九稳的!”

天威沉默了好久好久,似乎整个人都僵住了。

“哥哥——”天智有些害怕,她怎么了?

“这岂不是骗钱?”他自嘲又不屑的冷笑。“难道任我们兄妹俩怎么努力也没有办法?”

“那是他们的事,与我们俩无关,”天智立刻说:“我们只要自己努力,问心无愧就行了!”

“我不能像你那么心安理得!”他的脸色非常奇怪。“再回学校,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做得好!”

“当初你去军官校时不是比现在更糟?你一样能做得好,为什么现在不能?”天智扬起头。“你不能找藉口!”

“我永不会为自己找藉口,”天威笑了。“你该知道我是个硬碰硬的人,宁愿碰得头破血流也不退后!”

“那——你就赶回学校?”她望着天威。无论哥哥好或坏,上进或沉沦,她同样是那么喜欢他,她相信,很难再找到一个像他那么刚烈、极端又正直的人——沉沦的那段日子他也如此!

“我有三天假期,是学校唯一的一个人。”他下意识的挺一挺胸,这是值得骄傲的。“我得到三项第一又全年全勤,很不错吧!”

“那——你回家?”她追问着他的问题。

“不——”他犹豫着。“你替我拿旅行袋出来,我自有去处!”

“哥哥,别再找那班人!”天智立刻提醒。

“放心，”天威拍拍胸口。“你还对我没信心？”

“不——台北市有时实在太小，”天智笑了。“碰来碰去全是熟人！”

“我明白！”他望望阴沉的天气。“天智，你知道——她的近况？”

“她？！谁？！”天智有一些儿变脸，他却没注意到。

“你开玩笑吗？”提起女孩子，天威竟脸红了。“除了林文莲，我还认识谁？”

“哦！她——”天智掠一掠头发，心中迅速的考虑着该怎么说。“我不怎么清楚，现在又不是同学了，也没什么来往，听说——她还住在仁爱路！”

“我当然知道她住在那里！”天威急了，漂亮得毫无瑕疵的脸孔胀得通红。“我是指——哎！算了！”

“哥哥，你——可是想去找她？”天智试探着问。

“这是我回台北的另一个目的！”他脸上、眼中全是柔情，那柔情令他整个人都生动起来。

“但是——”天智极不自然的。

“我非去不可，离开台北我曾答应过她，当有一天我能堂堂正正站在人前时，我会再去找她！”

他沉醉在自己的回忆里，完全没注意天智的不自然。“她也答应我，如果真有这么一天，她愿带我去见她父亲！”

“然而一年三个月了，你没想过其间——可能有着什么变化？”她提醒他。

“不会！我和她之间绝不可能有变化，”天威肯定得无与伦比。“我们是——很认真的！”

“认真并不能保证什么，这么久了，你们连信也没有通一封，不是吗？”天智说。

“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有变化，我们互相发过誓，”天威有这方面是幼稚的、单纯的想法。“我绝对相信她！”

天智轻轻的叹口气，对林文莲的近况她是知道的，那又富有又漂亮的女孩子怎可能遵守一个世纪前的誓言？然而——她怎么对她那一往情深又固执的哥哥讲？

“如果你要去找她，我想——你最好先给她电话！”天智只能这样说：“别太冒失了！”

“我希望给她一个惊喜！”天威依然不察。

“哥哥，我认为——对任何事都别抱太大的希望，这样才不会被失望所伤！”她无法再不说。

“什么——意思？”他变了脸。

天智咬着唇，矛盾挣扎了好半天，或者让她说出来比较好些，她怕文莲会给他更大的打击。

“我听中兴的人说，她——林文莲和她一个助教不错，那助教是什么大官的儿子！”她终于说了。

“可是——真话？”天威整个人像被打了一记闷棍，为什么所有的事都非他所想像？

“告诉我的人是沈耐雪，和她在中兴同系！”天智垂下头，她不敢看天威的神情。

满怀希望而回来的天威一连受到两个打击，他——可受得了？捱得住？

“我不信！我绝不相信！”天威惊天动地的爆发起来。他的脸铁青，眼睛红了，模样十分可怕，像要杀人一样。“他们胡说，我绝不信！”

“哥哥——”天智吓傻了，她说错了吗？她不该告诉他吗？“哥哥，别这样，你——该理智！”

“我不信，我绝对不信！”天威喘息着咬牙切齿

的说：“我去找她，我当面问清楚她，她若敢骗我，她若敢背信，我——不放过她！”

“哥哥，你不能这么去——”天智抓住他的手。

“谁也不能阻止我！”天威一手挥开了她，用力之大，几乎使她跌倒地上。“我现在就去找她！”

“哥哥，你——冷静一点！”天智担心的叫。

天威已跳上一辆计程车，绝尘而去！

寒流之下是阴沉的天气，就像天威的心，回到台北，似乎所有的事都不对劲，都不顺利，难道——他不该回来？

那是仁爱路和敦化南路交界处附近的一座相当新的大厦，大厦气派非凡，一进门的管理处就布置豪华，可以想像里面的住户一定非富则贵。

天威从计程车上跳下来，激动过后，他的脸色更阴沉得可怕，他推开大厦的玻璃门直闯进去，他绝不考虑任何因素的必须立刻找到林文莲。

穿制服的管理员拦住他。

“请问找哪一家？几楼的？”管理员相当有礼貌，可能因为他那一身国家军官的制服。

“别啰嗦！”天威手一挥，极不耐烦的往电梯走。

“对不起，先生，”管理员可能职责所在，再一次拦住他。“我们此地规矩：找人是要登记的！”

“废话！难道你以为我来打劫的？”天威咆哮起来。一早晨所受的打击全发泄在这无辜的管理员身上。“登记什么？我不领救济米！”

“先生——”管理员为难极了。

电梯的门突然开了，一个穿牛仔裤和雪襪的女孩子抱着书本走出来，女孩子不算太漂亮，气质、风

度都不错，一看就是出自良好家庭的。天威看见了她，浮在心中的气泡立刻散了，他再也不理会管理员的迎上去。

“文莲，我回来了！”他带着喜悦，带着深情的说。

林文莲；也看见了他，显然意外而吃惊，她下意识的后退一步，似乎很害怕又很内疚似的。

“你——你——傅天威？”她的神情和声音都是勉强的。

管理员看看天威又看看文莲，摇摇头的退开，这个坏脾气的男孩子原来找林文莲的，只是——林家大小姐怎会有这么一个粗鲁的男朋友呢？

“是！我回来了！”天威上前一步，兴奋使他看不见文莲的退缩和勉强。“你有时间吗？我们找个地方谈谈！”

“不行，我有课——”文莲才一出声，看见天威的脸色变了，或者因为内疚吧！她有些怕他。“也好！我们谈谈，不过——不能太久！”

“行！谈完了我送你去上课，然后等你放学。”他热烈起来。这是他唯一爱过的女孩子，阔别了一年三个月，再见面时怎能不兴奋？“我有三天特别假，我们可以去玩！”

文莲没出声，沉默的随他走出大厦，走上人行道。

“现在所有的餐厅怕都没开门，我们不如走走好了！”她提议。

“也好！”天威凝视她，还是那个文莲，一点也没改变——谁说她改变了？那个什么沈耐雪？“文莲，你没想到我会回来吧！”

“很意外，”文莲乍见他的惊诧消失了，她变得很淡漠。“你们陆军军官校可以随时回台北吗？”

“我是特别假，三项荣誉换来的！”他说。他以为她会追问什么荣誉，她却完全不感兴趣。

“我们学校正预备期中考，比较忙，”她很聪明的替自己找好退路。“你知道大二的功课比较忙！”

“忙得连晚上也没时间？”他皱眉。文莲是有些改变。

“不是没有时间，而是我想利用时间温习，”她故意不看他。“现在——不像以前那么胡闹了！”

“以前胡闹？”他呆住了。感情的事可以胡闹的？

“以前小，不怎么懂事，”她笑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妥神情。“难道你不一样？”

“是！我以前混过太保，打架伤人，舞厅、酒家、赌场都去，那是沉沦，是堕落，是明知故犯，不是胡闹，也不因为小！”

“那么，你对以前所做的一切不后悔？”她还是笑。

“若不后悔，我不会进官校！”他说。“唯一不后悔而且一直藏在心中的就是——你！”

“我？”她要好费力的才能使自己不皱眉。“傅天威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！”

天威停下脚步，转身对住她。

“你不明白？文莲，你凭点良心，”他激动的叫起来。“走之前我们在‘鸿霖’说过什么话？发过什么誓？你难道完全不记得了？”

文莲不置可否的摇头，脸色却是十分难堪的。她怎能不记得呢？她爱过他，他是她的初恋，她的第一个男朋友，她曾经爱得很真、很烈，但——那是

很久、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当他们分开，当他们之间再无联络，当她遇见了程之洛，她对他的爱情已渐渐变淡，渐渐消失了。那也不能怪她，当时她才十八岁，的确年轻，而且——长时间的分离，长时间的音讯全无，年轻的誓言又算什么保证呢？何况，当她渐渐长大时，她发觉她已不能适应他那样的男孩子——刚烈、极端、情绪多变、性格不稳，又曾经有过一段堕落的经历。她的家庭、她的背景、她的个性都比较适合程之洛，程之洛各方面的条件都强过天威，她选择了之洛，有什么不对呢？谁能怪她呢？

“天威，你该知道那是过去了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，”她平静的，慢慢的说：“感情的事是不能勉强的！”

“你——”他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臂，手指如铁钳，令她感到万分痛楚。“原来真是你——背叛了我，天智说的是真话，沈耐雪说的也是真话，你有了一个新男朋友，是个助教，是个大官的儿子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说！”

“放开我，你想做什么？”她努力挣扎，在马路边，那是万分窘困的事，好在还早，行人不多。

“我要你讲清楚，”他红着眼睛逼视着她。“任何人能对我不忠，你不能！知道吗？你不能！当时你怎么对我说的？当时你怎么发的誓，你想想，你想想！”

“不需要想，我根本完全记得，”她勇敢的抬起头，忍住手臂痛楚。“我说等你改变了回来带你见爸爸，我发誓说不会爱第二个人，我记得！”

“既然记得，为什么——变心？”他的声音从牙

缝里进出来，和天气一样寒冷。

“我说过，感情的事没办法勉强，你走了那么久，而我也发现，我和你根本不适合！”她说。

“不适合不是藉口，”他脸上的肌肉轻微的抽搐着，天智担心得对，他承受不了这打击，这比父母更伤他的心，伤他的的感情“你变心！”

“你一定要说变心，我也只好承认！”她理智的。她知道他的脾气，绝不能再纠缠下去，免得大家痛苦。“而且——你也知道，我父母根本不肯接受你！”

“那是以前的我，现在我已完全改变，”他无法控制情绪的说：“我在军校得到学科、内务、出操三项第一，你为什么不问？”

“问——又有什么用？”她摇摇头。“天威，我绝不是故意令你伤心，事实上我现在爱的是之洛——”

“不许说！”他怪叫起来。“你说过爱我的，怎可以改变？爱——是永恒的，是一辈子的，不能分以前、现在和将来，你对不起我！”

“我承认，我愿意道歉！”她立刻接口。

“道歉？！”他神色怪异的笑起来，笑得好狂，好放肆，也好不正常。“道歉就能弥补一切？我若杀了人，能不能道一声歉就算数？”

“杀人和这件事怎么同？”她摇头。

“怎么不同？”他眼中光芒闪动，似真似幻的泪影在晃，他是真正伤了心。“杀人是伤身体，是内体的死亡。变心是伤心，伤感情，伤精神是爱情和理想的死亡，怎么不同？你说，怎么不同！”

文莲也是惊异，以前的天威只会吃喝玩乐，只会打架生事，只会花钱，现在——的确是改变了，而